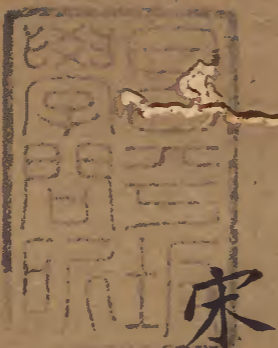


續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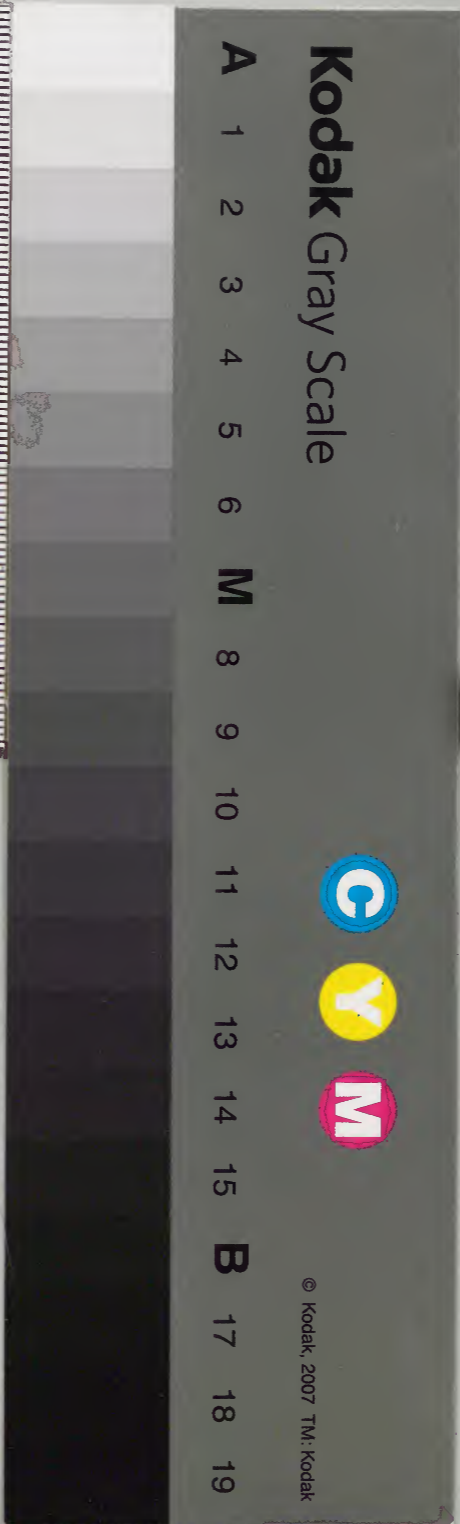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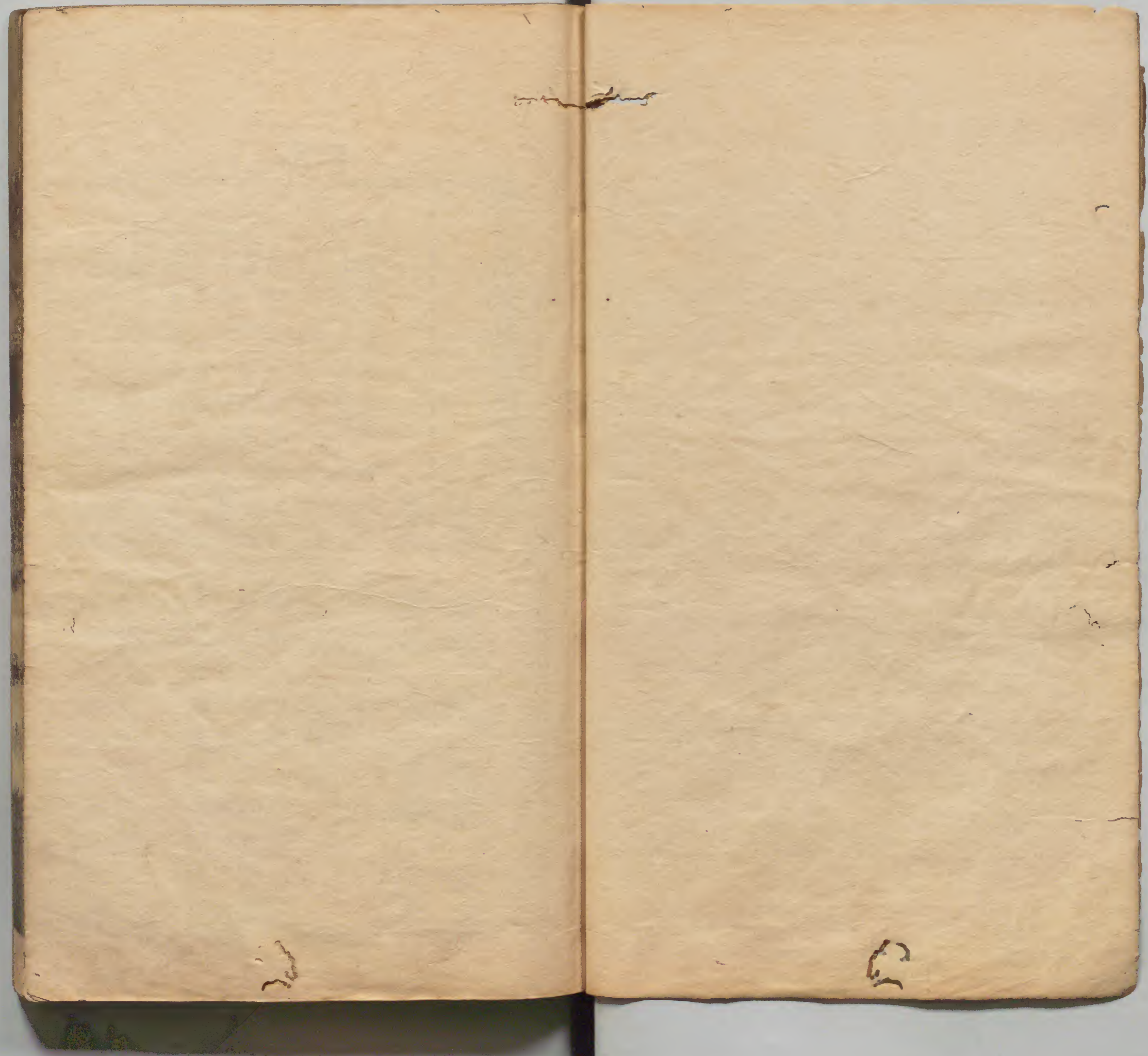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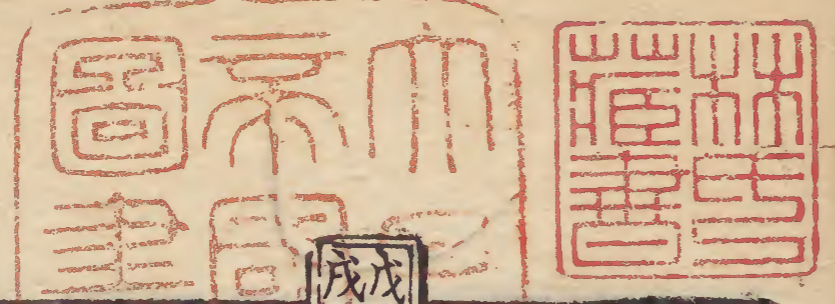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〇	七	八
二	四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〇	七	八
四	一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8	
冊數	24 (3)		
函號	284	9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淺草文庫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項義

起戊戌宋真宗咸平元年凡二十五年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彗出管室北昂端言應在齊魯分帝曰朕以天下為憂
豈直一方邪詔求直言避殿減膳時田錫自知集賢院
出知秦州上疏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
趙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又言樞密公事宰相不得
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以
致兵謀未精國計未善帝嘉納之

發明 三皇邁德七權順軌蓋聖賢在位則日星為之
上者哉是特李繼遷跋扈而不能討反益之以地而
復其姓名又况樞密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樞密不得預議此固時事舛設之大者使真宗少有所量者則無是矣書彗星見而下書詔求直言則庶幾有求言之名而無聽言之實者比矣人主觀此可不戒也

夏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

除天下逋欠一千餘萬釋繫獄者三千餘人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人難識宋之目為小人之所誤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人難識丙謂請罷兵撫變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一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姦者王曰李沆而已

發明言咸平之初政事清明故禁出營室隨即詔求直策則其勤恤民隱之意為何如哉大書特書皆予之也

五月朔日食。冬十月朔日食。呂端李至温仲舒夏侯

嶠罷

嶠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讓大宮庭陛峻特令梓人為納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礪宋湜為

樞密副使

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自負常為帝言皇王之道帝曰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帝常問沆治道所宜先沆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帝又語及唐人樹黨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耳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為真奸邪是也帝曰奸邪之迹難辨父之自敗一夕內出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之附奏曰但道臣

賈綱目卷之三

沈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謂沈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特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

十一月契丹耶律休哥死

休哥鎮燕十有七年省賦後恤孤寡戒戍兵無犯邊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來還

發明

休哥契丹之賢將其卒曷為書死惡其統夷故夷之法嚴矣首七

二年春閏三月旱求直言

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畧曰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以積粟簡卒以省費專將帥之任以安邊慎守令之選以惠民拾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矣又言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立法有滋章之條更無惻隱之實背

理錫道非為公家忠計者不可一舉也

發明

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蒲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真宗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而帝初政清明非昏惰之比其屢召災異者是亦天心之仁愛也朱台符曰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帝前因彗而詔求直言此因旱而亦求直言可謂有乾乾惕厲之意而非玩災忽變者比矣書求直言深予之也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彬疾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父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樂璋材器皆堪為將帝問其優劣對曰臣無不如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彬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彬仁恕

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清慎能保功名守法

發明

宋之諸將卒而具其官爵者前有潘美後有曹彬二人而已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史稱其為

宋良將第一故於其卒而特具官爵以示褒焉

秋七月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之

以王顯為樞密使。以呂文仲等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昂

為侍講學士

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楊徽之夏竦及文仲為侍讀學士昂為侍講學士更直召對詢

雅訪或至中夕尋詔昂與杜錫珪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八月楊礪卒。九月朔日食。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都

部署康保裔與戰于瀛州死之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

于大名

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攻遂城小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

將楊廷昭業子也集衆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

且悉為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乃引去掠祁州邢州時

鎮定高陽關都署傳者雖步騎八萬餘畏懦不進閉

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遣使督潛

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匡法乃不如一姬

鈴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

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

領兵赴之過虜于瀛州會暮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

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

曰臨難無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

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歿焉契丹遂自德棗濟

河掠淄齊十二月帝親禦之以李沆為東京留守命王

宋史卷之三十三

發明 契丹主舉號斥名狄之也書入寇賊之也保商
難無苟免之言可謂明於君臣之分也觀其對左右理
者死得其所宜乎以全節予之也春秋兵伐而書次
以次為善救書自將禦契丹次于大名深予之也因
帝親征虜人宵遁是知夷狄之情弱則侮之勇則怯
之耳於乎使繼世之君皆能如此則
夷狄之禍安得復見於靖康也哉

庚子

三年春正月契丹引還追敗之

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廷召等追敗之
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

發明 誠有功矣故揭而書之以示勸

宋湜卒。益州戍卒作亂。王均為首都巡檢使。劉紹榮
死之。均遂陷漢州。詔以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將兵討之。

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衆
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兵馬鈐陪

符昭壽亦驕恣。侵屠軍士。素怨之。正月朔旦。戍卒趙
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
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通。縱城而去。惟都
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
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
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洋。召王均。謂
曰。汝所部為亂。盍自往招安之。叛卒見均。至即擁之為
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太師。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
小校張緒為謀主。三月。均率衆攻陷漢州。進寇蘇州。不
克。直趨劔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將發大
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晉李
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
等皆
隸焉

發明 推王均為首者。均與聞乎故也。故罪之。惟劉紹
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其曉諭賊卒之言。君臣
之義。逆順之分。明矣。故書死之。以
著其節。此綱目善惡之勸懲爾。

帝至自大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三十三

上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備黃河監察御史王
 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召濟入見齊賢請令
 六署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
 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
 能和平陰陽災沴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
 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胡寇西有繼遷
 以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苟用得其人可
 得剛正不阿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廣義書曰帝至自大各者即
 春秋公至自大各者即

知蜀州楊懷忠會兵討王均

懷忠聞王均作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
 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
 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賊之乘勝逐賊
 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鷄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城自固
 發時王均作亂攻陷城邑而亂臣賊子人人得而
 誅之當時無有奮激起義爲天下先者獨懷忠

二月王顯羅以周瑩王維英知樞密院事且同知院事

初王均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日
 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雷有終敗績于益州

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使張思鈞已充復漢州有終
 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一日始開城偽
 爲遁狀有終與上官正石普帥兵徑入分割民財部伍
 不肅賊閉關發伏布林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
 殺有終等綠葉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
 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因繫之支解
 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
 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
 之至則署其衣快
 釋之日數百人

發明 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君子謂聖人惡周王失道故以王師自敗為文夫長子帥師弟子與之師素無紀律縱其剽掠是弟子與之敗也今雷有終故綱目於此以自敗之云爾夫以全師入蜀無故而敗有終之罪豈不甚哉

慶義 有終敗績不能無罪易曰師出以律不律乎有國者言師出以律雖勝亦凶也况不律乎有國者

之任帥蓋亦知所戒云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

謚正

六月以向敏中為兩河宣撫大使

以大兵之後特命重臣慰河北河東訪民疾苦

冬十月雷有終復益州王均走死

賊由升僂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均單騎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兩城滑不能上九月有終命為洞室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纒宋燧以入悉焚其望樓石先遣東西兩砦鼓譟攻之有終晉分主洞室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餘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詰朝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有終遣楊懷忠追至嶺嶺及之大敗其衆因張旗鳴鼙入城均方在監署中與蠻酋飲其黨多醉不能技梧均乃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僭為沃物旌甲馬甚衆擒其黨六千餘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而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以翰林學士王欽顯若知制誥梁顯往安撫之

十一月張齊賢免

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

廣義

李沆被酒失儀小過也遽免大臣大失也觀此則知

失而免之耳此與鷓鴣冠之義畧相似觀分注則

丑辛

四年春二月詔群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三月以

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王化基罷以王由參知政事馮

拯陳堯叟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回鶻來貢

願助計

發明

是時繼遷命王師討伐之意故分注因而

存之可見天理民彝不以異類而不具然綱目止書

以王欽若參知政事○六月汰冗吏

天下凡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

廣義

冗吏之汰為治之先務也綱目月之

頒九經于州縣學校

發明

汰冗吏頒九經皆為國之善政也蓋冗吏既汰

聖道而敦實學為國之政莫善於此故備書予之使

○秋八月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略使

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

于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牙危亡之

地通判來與軍何亮復止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

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群臣議棄

守之宜楊愷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感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起為西而王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河東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為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士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九月趙保吉反陷清遠軍

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繁以蕃兵邀擊敗之

發明

保吉未嘗書反此特書反何所以罪保吉而護野鷺雖謹其繇籠飽其飲食一時少縱則高飛遠舉矣豈家之所能馴哉夫何加以節鉞復之以姓名

遂使繼遷得志益輕朝廷而肆無忌憚耳自是陷清遠據靈州破西涼日以盛強浸不能制蓋由朝廷姑息之政多處置之法必為故曰慎厥終惟其始於守威令不行而徒以爵祿獎厲何其謬哉李氏自太宗縱之真宗容之仁宗又從而羈縻之其所由來者漸矣是以為國者不可不謹之於微云

冬十月契丹寇遂城都部署主顯敗之

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都部署王起副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蒲城而還

五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

濟知靈州謀輯八鎮與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為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起屯永興軍

發明

濟以孤城抗數萬之虜安火發絕身死王事可哀也已夫以靈武西鄙之藩并宋人無意固守

雖濟刺血求救亦無至者則相君謀國亦疎畧矣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於裴濟特書死之以著其全節之實

夏六月用坐罷。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召种放為左司

諫直昭文館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故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願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林錫嘗因宴餞賦詩誦此山移文以譏之恨

發明 种放隱士耳曷為不書隱士而直書召种放若已出仕然者何譏之也然放祿賜既豐頗飾輿

賦置田長安強市爭訟則是不能以禮義養心而為富貴之所淫耳若放者其可以全德目之哉嗚呼此守而達亦此守者君子也窮此守而達易此守者小人也故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智者不以存亡易心書法如此放雖欲辭其名不可得也

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曹延禧而代之

宗壽延禧之從子也

冬十月向敏中免

解若正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携資產改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范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婚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狀鹽鐵使王嗣宗忌敏中因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帝不悅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知永興軍而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

廣義 或曰敏中之免當乎曰未也彼王嗣宗尼敏中與王承衍協謀無疑矣真宗不此之察而竟以坐敏中不惟深中嗣宗之計抑且不服敏中之心曰然則何為而可曰正其違詔之罪則庶乎有以服其也

卯癸

六年春二月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使

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如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情保吉強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

夏四月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于望都敗績契丹執

繼忠以去

耶律奴瓜寇定州之望都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

東備為敵所乘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異契丹截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發明 是時虜寇望都諸將畏避獨繼忠奮勇當先委身血戰力不及而被執其志亦可嘉矣蓋力有餘者餘而降之者不忠職有守者不義力有餘者據大鎮擁強兵之類是也職是也職有守者不義力有餘者之類是也繼忠雖為部署既無據鎮擁兵之事又無郡牧專城之寄力屈而執既執而降乃不得已耳故不書降而書執也雖然使王超桑贊諸人戮力同心倚其情而怨之也雖使王超桑贊諸人戮力同心倚一以罪諸將不能救援之失二以譏朝廷不能擇將之非夫以邊陲之防僅能如此則其餘之不能擇將可知矣此書法之深意不得不詳辨而發明之也

復以張詠知益州

賈

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
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政績益著下詔褒羨且
令巡撫使傳諭詠曰得卿
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六月以寇準為三司使陳恕罷

寇準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准
晏詔趣之恕對曰陛下當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
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
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為準至三司發
尋恕前後改創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
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
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息人不敢干
以私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九月崇正解。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孛者惡氣所生間亂不明之貌又只象也。有孛
于井鬼井鬼者乃二十八宿之惡星也。預祥錄
一歲而契丹大舉入寇然後著後一月趙保吉陷西涼關

占明矣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

錫居諫著直言時政得失每指斥將相備位無所籌謀
封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
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
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發明

田錫言事無隱則其不負諫職亦多矣
故綱目因其卒而特具其官以予之
世號陽城為直諫然激於昌黎之論若錫者無
所為而為者也其賢於城也多矣綱目於其卒

也。不惟月之而又具其
官者借其死而羨之也

趙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潘羅支會蕃部擊敗之保吉走

死子德明嗣

保吉陷西涼殺丁惟清於是潘羅支為降保吉受之不
疑羅支遷集六谷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

寶剛

奔還死于靈州境上年四十二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保吉尚書令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城後更疆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時也帝欲以息致德明不報

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丙申震癸卯丁未復震

發明 正月乃一歲之首京師乃天下之本而地震焉其異可知矣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陽動而陰靜今既地震則是用弗端而賢否雜進矣狄侵擾而邊陲未寧是以書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人君知此當兢兢業業戒謹恐懼罔敢怠遑而無驕奢縱逸之行也所以春秋紀災異而不書祥瑞者欲後之人君知所恐懼云爾

三月皇太后李氏崩

謚曰明德

夏六月宥罪侯趙保忠卒

保忠狀貌雄毅若環列奉朝請常快決不自得至是卒

秋七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肝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見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聲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沆嘗言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火以報國爾朝廷防

制織悉備具或詢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萬民耶沈嘗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沈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于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立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聽事誠隘為太祀奉禮聽事則已寬矣及卒帝驚勸謂左右曰沈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發明

者獨李沆持書于策所以表其忠勤之績以示

可勤

廣義

文靖作人固無可議然而白壁微瑕惟在齊賢一免耳

以畢士安參知政事。盜殺朔方節度使滿羅支。

趙保吉既死故黨迷殺嗚及日適吉羅州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奪羅支以復讐會其黨攻者龍羅支率百

餘騎赴援將議合擊遂為二族戕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羅支之弟斯鐸督為首領朝廷聞之授斯鐸督朔方節度使

發明

殺羅支者保吉之故黨耳曷為書盜賊而賊之也唐元和中和盜殺武元衡綱目大書其官蓋言

其無忝二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勢愈熾必更歷二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勢愈熾必至於喪師失地而後已幸而景德之主乾剛獨斷以平賊為事不以得失利害而阻一定之謀然而叛黨相繼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極羅支六谷酋長躬任討賊之責觀其連斷蕃部擊殺保吉與賊為仇誠足以當節鎮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蓋言其無忝是任不失所守足為宋之藩臣其固書法予之之意也夫忠臣義士以身許國及其成功賊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肝義膽直與天地相為始終臣恐後人或以羅支死於盜賊曲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為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云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為樞密使馮拯陳堯叟簽書樞密院事

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此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願之士安每為申辨帝始不疑

廣義 寇準能安其身於真宗之側者有畢公維持調護之也不然鮮不為張齊賢矣

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北平若保州皆敗乃與契丹主合眾攻定州王超拒于唐河又分兵圍蔚嵐軍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李廷隆擊敗之契丹遂駐兵陽

德院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倘佯無聞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曉銳要害以備之

冬十月契丹來議和遣閣門祗候曹利用報之

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於是詔諭繼忠許其通和繼忠復附奏乞先遣使帝乃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詰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數賂爾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

發明 嘗觀中國之有夷狄猶君子之有小人陽之有陰晝之有夜固不可以盡絕在中國當處置之得其宜耳處置者何堅其城壁利其甲兵示其威武固其息信謹斥候之戒峻出入之防彼來寇則擊之彼

向化則無之自然畏服而不敢犯矣是時契丹傾國入寇蓋由防閑密挫不得志遂有議和之舉其情狀固瞭然矣宋因其求和遣使咨報其中國正大之氣象何如哉故夫書契冊來議和所以嘉其向化之誠而進之也書禮曾利用報之所以美其戰兵之念而予之也嗚呼微矣

置龍圖閣

奉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與宋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十一月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欲突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決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甲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闕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雖為陛下畫此策罪

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美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發

是時虜寇圍州朝廷震恐誠敵國外患臨深履薄之秋也宋庭諸臣袖手無策王欽若有請幸金陵之舉陳堯叟有請如成都之議苟非寇準甲士

安靜以鎮之毅然不惑則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可見也雖然臣有謀而君無主則亦不能成其事焉真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是君有是臣此其所取勝靖康無是臣亦無是君此其所取敗故夫書進寇澶州罪深入也書帝自將禦之嘉明決也識者宜詳察焉

李繼隆軍射殺契丹將蕭撻覽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自虜中回者言撻覽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隊安塞頃之控弦暴至

捷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存張雲守林于弩弩機發射殺之捷覽有機勇所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

發明

國王且有機勇率銳兵誠虜之驍將也況攻城

畧地為眾所推今被李繼隆之將張環網目變文書軍者所

奪乎然射之者繼隆之將張環網目變文書軍者所

以甲夷狄而尊中國也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

初帝親征以王旦留守旦等皆色從至是元份以

暴疾聞命早馳還代之早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

人太子早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其嚴以無知者

十二月朔日食。帝渡河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

帝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感召準問之準

曰陛下惟可進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鑿與至

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勇乘其後金陵亦

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

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

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蓋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

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發適苦寒左右進貂

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

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

人心益危敵氣未懈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

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

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

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

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

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

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

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

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
當有汗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
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
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陸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
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昇
我開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
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
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處前曰我引眾以
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矣利用曰
子盍為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
也契丹猶觀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
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綸二十萬匹成約
而還我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閣門使丁振
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陳瓘曰當時若無寇
準天下分為南北矣向使其言蓋用不惟無慶曆之悔
亦無靖康之禍矣

發明

寇未有書至者上書進寇澶州深入也而帝六
騎輕出臨城禦之固有以奪人心矣書曰請

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後書邀出盟者大異矣
寇準內舒國政外籌軍旅號令明肅契丹悚慄是誠
社稷之臣也故陳瓘曰向使其言蓋用不惟無慶曆
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惜乎真宗不足語此此綱
目既所以為宋喜
又所以為宋惜愆
廣義謝安以奕棊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眾寇準以
也厥功偉矣夫何晉宋之君一以偷安江左為念一
以畏憚戎狄為心不能長顧却慮而扭於目前之見
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是也使能乘勝於風聲鶴
唳之餘決戰於士卒謹呼之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
豈致篡竊相仍而子姓被俘哉嗚呼晉之武帝宋之
真宗其失一也

帝至自澶州

二年春正月大赦

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
行營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二詔緣邊毋出境

巳乙

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發明

澶淵之盟春秋所恥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與乃凶器戰乃危事息兵安民亦守國之先務也宋與虜和肆赦天下以乎可醜然南北講和與民休息乃盛德事耳故又喜而書之然不書其事而直書大赦者又惡中國納侮而諱之也

以馬知節楊延昭等知河北諸州

畢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知節知定州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州所擇任悉當其才也

置國信司

以契丹脩好則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時遣太子中允孫致賀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帝以為然弗果易僅置

事價益豐約中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

廣義

戎狄無信普置國信司者志其失也

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卒

繼隆秉性之子嚴於馭下而寬禮儒士太宗時每征行必委其機要帝以元舅之親不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官門拜殿簾不入

發明

繼隆以元舅之親屢立戰功能謙謹保身是亦宋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予之

夏四月王欽若罷以馮拯參知政事

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解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授之

韓軫九部致貢于契丹○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

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三 宋真宗景德二年

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轄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
材任遠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
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

自是歲以為常

發明

歸者彼有求而與之之詞不曰納而曰歸尊中
國也或以為譏曰是不然昔者大王居邠狄人
侵之歸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去邠以避之漢亦以玉帛賜單于古之帝王待夷
狄譬猶禽獸啖以飲食使飽其欲而已矣不與之較
也歸幣之事安足談哉故綱目特書于冊以見息兵
為重事也

廣義

于時君臣輯睦將相協和幣雖不歸契丹亦無
契丹動以不輸歲幣為辭皆真宗有以啓之也

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發明

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
凶不替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咸平六年書有
星孛下井鬼此書有星孛于紫微然則真宗之世星
孛兩見得非由其浸不克終小人進而君子退之應
歟綱目特書于策者所以明天象謹告甚頻為
後世人君遇災而懼之戒也其旨淵乎微矣

以向敏中知延州

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緣
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瀘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
許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
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為鄜部署兼知延州委以
經畧

冬十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畢士安卒

帝謂輔臣曰士安劬躬畏謹有古人之風處此淪沒深
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三

宋真宗景德三年

二十

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
知矣帝感嘆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聘

自是往
來不絕

發明

八年書遣使來通好然其入寇遂以
其謂夏不通故進之也胡傳曰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
慕義自通故進之也胡傳曰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
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春秋謹華夷
之辨綱目則之
故其書法如此

午丙

三年春二月王繼英卒。罷寇準知陝州

特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願不悅他日除官同列
職耳自澶淵還頻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
一職耳自澶淵還頻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

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
耻而謂準有社稷之功然澶淵之舉若以陛下之貴而為城下之盟
何耻如之帝私之澶淵之舉若以陛下之貴而為城下之盟
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尚書出知陝州
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
初張詠在成節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準送之郊問曰何以
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
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
天雒軍勢冊使過大名謂準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知
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發明 罷寇準知陝州
原罷準而不書其故無故而頗矜其功則不能無過
易曰勞而不伐有德而無怨謂之還頗矜其功則不能無過
不越小疵耳澶淵之役苟無寇準實愧焉然準為南北
矣茲因王鉞若不能出知陝州則真宗交於德之
忽有少虧而亦不能無過焉真宗交於德之
廣義 之城下之盟非準之意乎于特真宗蓋思曰向若

廣義 之城下之盟非準之意乎于特真宗蓋思曰向若

從欽若金陵之幸則宋之為宋未可知也一聞欽若之諧準即當返欽若而褒準何為能準而顛倒是非之若是邪若準者可親而不可疎者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識者重為可疎而不可親者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識者重為惜焉

以王由同平章事趙安仁參知政事

帝謂里曰寇準多許人官為已息知當深戒之

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韓崇訓馬知節簽書院事

置諸州常平倉

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夏五月南平王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

知廣州凌策言桓請子羊立心離叛請後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許遣使諭悅之

發明 龍廷驕悍篡竊骨肉相殘在王法之所必討真

難得而易失功者難成而易敗交州中國之地不幸為賊所乘一旦自相攻伐衆心離叛不於此時與師弔伐復其故壤而少以素脩職貢遣使曉諭謂之何哉故綱目必正色書之曰龍廷殺其兄龍鉞不以夷狄之故而未減其罪其扶理過欲之法嚴矣

冬十月趙德明請降詔以為定難節度使

向敏中言德明屢表歸欵復奉誓表請截盟府帝嘉之乃遣使授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資甚厚給奉如內地因責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幾契丹亦冊德明為夏國王

發明 趙保吉叛服不常真宗討之而不能克保吉既殺其子嗣佐德明屢表歸欵綱目特書請降至

此遂詔以為定難節度使則是聽其改過自新以
恕待人此忠厚之意也而亦綱目予之之意也

葬明德皇后

四年春正月帝如西京謁諸陵作太祖神御殿三月還宮

又置國子監于西京

發明

唐懿宗歷拜十六陵綱目非之蓋宗廟之祭國
典具存而編謁諸陵此何禮也真宗庸鄙若此
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
失自見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

契丹城遼西為中京

遼西幅圓千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
樂都督府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倣臨潢置官掖樓閣
府軍城市實以漢戶號中原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

未丁

證曰
莊穆

五月朔日食。增孔子守塋戶

凡二
千戶

六月葬莊穆皇后。宜州軍校作亂以曹利用為廣南安

撫使討平之

初置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
承規推判官盧成均為首脅號南平王據城反陷柳州
進圍象州詔利用帥安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
均率其族來降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

秋七月交州黎龍廷來貢詔封為交趾郡王賜名至忠

發明

骨肉相殘古今大惡當是之時龍廷有殺兄奪
位之罪使安室有人則當窮治其惡正其獄則
之誅然後人道可立今既不能討反乃授以爵命則
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類變為禽獸中國胥為夷

資治通鑑卷之三百

秋矣吁真宗自棄禮法將何以服天下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悖畔之矣

八月韓崇訓罷。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於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為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謂機敏有智謀檢校過人在三司察績繁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之衆皆釋然

發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以事是君為容悅者也小故凡所以悅其君者摩頂放踵有可奉君之欲雖斃其身有所不惜而剝民奉君是為常態竊其榮利於已非其禍患於君雖至殞身滅姓而亦不悔是以人君宜遠而不宜近宜疎而不宜親或曰君無以辨言亂舊政臣無以寵利君成功信斯言也丁謂之上會計錄似乎盡職而得君殊不知君心之蠹耳故綱目直謂有以啓之也所以小人為君心之蠹耳故綱目直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大赦改元

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快快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諂進曰陛下少取幽薊乃可滌此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女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可滌此耻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外國自古封禪當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必得示天下則與天書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以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龜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旦欽若賜以樽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羨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正月乙丑帝謂群臣曰去冬十絳衣告曰采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

書以著其欺蔽之罪

續綱目卷之三

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
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侍神祝適皇城司奏有苗帛
曳左承天門南鳩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
如書卷經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
書也且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拜遣
二內侍升屋奉之下且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
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
于脊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十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
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
孝至道紹世以論以清淨簡後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
訖帝復跪奉以諭以所錄帛盛以金匱群臣入賀于崇政
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
改元群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
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飲
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
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
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書曰有天書見于承
天門深病之也天何言哉安有文字然則小人

之途迎其真宋之不辨其偽胥失之矣昔漢武以
天瑞紀元細目譏之曰曰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
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自新豐以平以候
日冊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以七年
而後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
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今而宋之小人欺蔽其君
偽造天書乃反以大中之祥符為名自後紛紛不可勝
舉書曰大赦改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
豈祥符乎

廣義

天書之醜人皆而非之故今不復詳其弊也
于時王欽若揣知帝意故先以言餽之繼以欲
授之所以其言易入而其事易從也然豈特欲若之
可罪哉當置真宗于尊惡可也烏有堂堂中國之主
而甘為譎張為幻之小人邪厥後徽宗有道君之稱
而父子相繼殺于沙漠者謂非真宗之作俑不可也
書曰寔上所命
從厥做好信哉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三

先是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藩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一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制置使丁謂等計度糧食既而勢舟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單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咨之且曰止當年額內除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其得之大數三萬物內各借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議決于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旦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發明

是上書詔議封禪下書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則人臣事君之常道當時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二人皆險邪小人固無足責王旦碩德重望弗克諫止反率群臣首倡是議何耶蓋由美珠之賜固結其心云爾嗚呼士君子讀聖賢之書不以仁義為利而可壞其心術以利為利哉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不說

王旦於天書未作之前其相業不無可親一自受賂而贊成天書之後其妄行之事如東封者

六月得天書于泰山群臣上帝尊號

王鉄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作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干皇城使王君正居正見其上帝御名馳告欽若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有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補王旦等拜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其文曰汝崇孝意國祚延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殿於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月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稱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

書告于太廟

發明

正月書有天書見是月書得天書半載之間而景德以前此天也此君也祥符以後亦此天也亦此君也景德以前何待真宗之甚倨祥符以後何待真宗之甚恭乎其謬妄矯誣不言可驗宋人至無謂者莫甚於加尊號之事然前史猶載其所上之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至綱目止書群臣上帝尊號而不著其詞者正以濫名無實故特削之耳自後加尊號者皆倣此

廣義

鳴呼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真宗之好天乃徇君之欲若耳謂之天可乎如其果出于天則若真宗者其欺天罔人之尤者也

作玉清昭應宮

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餘

帝發京師以玉格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徐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于左以木祖太宗配命群臣享五上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筆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置王由奉玉匱置于石城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臧帝登圜臺閱視統還御慳宰相率從官稱賀明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群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大下醮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

發明

上書正月大赦此書冬十月大赦一年之內兩頒赦宥則其玩法原姦莫此為甚焉綱目自漢

廣義

大抵封禪之謬昉于嬴政之狂妄初非再虞三代之盛事也何真宗決欲行之而不顧邪其意

惟欲欺詐契冊是以不顧禮義而為之耳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真宗天且欺矣况人乎哉且當是時朝廷與契冊通好使輅往來不絕于道未聞契冊以封禪而遣更來賀是亦契冊之不可欺也書之于冊貽笑于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謚玄聖文宣王

帝幸曲阜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丘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發明

真宗自正月以來書得天書二書議封禪一書蓋善獨此過曲阜謁孔子之事頗協輿情而帝宵中之泊沒者也聖人遺範取重於萬世豈不於期可見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耳

廣義

真宗祀孔子太公退封從祀諸賢者非其本心也蓋以天書封禪而連及之耳不然何於十月封禪而得享斯禮者是亦道之不幸也

還宮

帝還群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帝皆納之

二年春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

先是汀州人王健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銀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

發明

漢以方士變大為五利將軍綱目譏之蓋以方士為左武衛將軍則非其義矣凡群臣封為將軍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事有不特貶黜據事直書而惡自見者自類是也

廣義 自古邪不可以干正真宗於小人無稽之言聞即信之則其中之踏雖蓋可知矣書曰無稽之言聞

言弗聽真宗何足以知之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昇州大火陝西旱蝗

發明 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用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用大墜

厥宗真宗東封西祀粉飾太平而日食大火旱蝗繼書于策嗚呼日食君道之虧大火旱蝗民災之甚災異迭見而反謂之太平抑不知宋世所謂災異者果何事耶宋之君臣逸豫如是尚可與論治道哉意天變之告戒審矣綱目之垂法嚴矣

○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苑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發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是時水發徐苑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災異之多莫此為甚真宗所月擊者苟少有人心則於焉而變矣丁謂乃上祥瑞之圖帝復不省其於自欺亦可謂寄生之君耳雖然丁謂前書上會計錄此書上祥瑞圖蓋會計之上尤可恕焉祥瑞之上其惡甚矣誅謂之心其與秦趙高指鹿為馬隋高德儒指野鳥為鸞以欺其主者何異哉此而觀之其惡自見

五月代州地震○冬十二月契丹降緒母蕭氏死

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專擅國政賜德讓姓耶律改名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蕭氏死未幾德讓亦死契丹賜地陪葬陵旁

罷制舉諸科

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罷制舉

發明 制舉諸科祖宗求賢之善政宜遵而不宜罷也項因諛臣之言詔革先朝之制此何義耶兩漢

賢良固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抑不知真宗之世災變方殷闕政不少曷為罷之當時辨詢于芻蕘禹拜昌言亦因懼災變訪闕政而若是乎此謬妄之言烏足深信分注備於下意有在矣故綱目特書曰罷以明其不

戊庚

三年春二月交州將李公蘊殺其主黎奎忠遣使入貢詔封公蘊為交阯郡王

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殺李公蘊為至忠親任乃遂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相爭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賜之

發明

交州自丁氏竊據以來四數十年凡易三姓其禍慘矣黎桓以臣而篡位于丁睿公蘊亦以臣而篡位于至忠然黎氏自淳化四年受封迄今父子相繼十有八年而國亡豈非天理之昭報乎然何以

不書哉而書殺蓋至忠殺兄而襲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雖然亂臣賊子不可不討故又書殺其主以正其罪於乎當時天下統一統非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却乃縱其亂賊不能討伐而反封之以爵殊不知三綱論而九法敦矣賞罰何從而正哉綱目備書于冊所以交罪之爾

贖罪第賜其家

端諸子多不同處携第以質於人帝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伴償之蕃第荀與西京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儲課給其家詔樞密院察其妄費王旦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發明

呂端輔佐太宗有致治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窶質其故廬真宗雖憫子孫之貧贖而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振恤之者殊未之聞也他時既不可質惟有毀之而已故綱目止書贖第之事而他無可書蓋亦重為之惜也其與唐贖魏徵第同意

夏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俘其民而去

先是契丹將蕭圖王伐回鶻入甘州降其王耶刺里至是圖王復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士隄口故城以實之

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

契丹主隆緒謂群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群臣皆曰可蕭敵烈曰國家連歲征討士卒抗敵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夷未復長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

發明

試者下殺上之名直書弑其主誦正名定罪也立誦兄詢何歟與聞乎故也安有賊不討而亟於自立豈得未滅其罪哉綱目嚴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如此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秋旱蝗○九月內侍江守恩有罪誅

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

橫竄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務貨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發明

恃恩恣橫竄政害物此內侍之故態也真宗乾剛獨斷不惑群議其亦明而有守者乎易曰荷校械耳凶言小人惡極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赦云爾守恩擅取民田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固其宜也故綱目特書有罪誅所以深絕之權其輕重而書見君子之心得好惡之正矣

冬十一月契丹伐高麗執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州

契丹主隆緒伐高麗先遣高正韓杞間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康肇師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擊肇分兵為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敵魯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銅霍貴等州皆降契丹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歸高麗

發明 真宗此舉感之甚矣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西祀東封迄無寧歲然而災異迭見天變屢形則其
 無益於事蓋昭然矣是時諂媚罔敢誰何善乎孫奭
 有曰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
 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使其聽稟之
 言不可起宸斷一新政令條其舊染可也惜乎
 徒嘉其忠而不能從焉綱目直書深譏之也
廣義 孫奭制一疏忠誠懇切雖武夫悍卒亦能感動
 待制也一孫奭制獨如宋王何觀此則當
 時王且諸人其得罪于孫待制也多矣

三月召陝州隱士魏野不至

野 不求聞達居陝之東郊為詩精苦帝自汾陰還次
 陝州遣使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
發明 魏野甘於恬淡不求聞達天札屢臨召之不起
 其浮雲富貴况塗軒冕之心可尚矣豈與沽名
 偽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比哉故
 直書不至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廣義

太宗之世有種放真宗之時有魏野皆
 隱流也夷考其行則野賢於放也審矣

帝過西京遂謁諸陵夏四月還宮。太子太師呂蒙正卒

謚文

六月江淮大水。秋七月馮拯罷。畿內蝗。鎮眉昌州地

震。八月河決通利軍。冬十月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

冊使

加上 五嶽帝號帝御朝元
發冊 命敏中等充使

發明

詩曰敏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諭無敢馳驅
 帝自今歲以來弊政繼作災異迭見如江淮大

水畿內蟲蝗鎮眉昌州地震河決通利軍並書于策
 則上天之怒莫此為甚下民之災莫此為尤而乃馳
 驅道路戲豫無常敬天之心漠然無有真宗誠可謂
 下愚不移者矣故書以向敏中為五嶽奉冊使於災

五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異之下則其忽天變之心為可見焉事有不待貶黜而義自見者此類是也

時舊相出鎮不以吏事為意惟敏中盡心民事帝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高麗王詢乞降于契丹

高麗王詢遣使奉表如契丹乞稱臣如故契丹命詢親朝詢復以疾為辭初契丹以鴨綠江地子高麗高麗嘗築六城曰興鐵通龍龜郭州至是契丹怒詢不朝命復取六州地於是有人真知高麗事者言于契丹以為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岩廣若開京凡旁邑所貢珍異皆在焉其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岩所積如之若大軍自女真北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略會高麗可取也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帝聞其名賜以粟帛

發明 逋力學善詩不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

粟帛樂善之誠何切哉

廣義 抑考道嘗有詩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意是詩也道豈自高其行哉且使天下

後世皆知封禪之為非也道之識見超越如矣豈直趙宋間人物雖司馬子長亦當作衙官矣

秋八月朔日食。作會靈觀

奉祀 五嶽

九月罷參知政事趙安仁

初議立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帝不悅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讒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為沈倫所知常欲報之帝默然未幾罷安仁雖貴簡儉若貧

素喜誨誘後進
時以重德推焉

發明 則人君之德昭如明鏡以燧作妍媸悉辨自不能過否

簡儉自守誠重德之臣也見忌欲若遂毀罷之則真
宗於一念之明為少虧焉於職三代以後能辨霍光
為忠人所惑者幾希細目直書罷而不去其官所以
明其無罪也

廣義 分注載王欽若計罷安仁則知小人之陷君子
曰取彼諱人殺罪
豺虎以此之謂斃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
密副使**

時天下又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
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堯叟年則

堯叟等寵講墜典大脩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
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
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進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
太清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為嬰相
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
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衆方說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
于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廣義 王子明漢美文靖而追思其言可謂昧昧我思
之矣雖然悔將焉及然其慎終于始子明其有

昧於此哉

冬十月帝言聖祖降于延恩殿

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
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翌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
座兩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
善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
六人至揖聖祖皆跪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
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生

續通志卷之三十一 宋紀三十一 太祖本紀三十一

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
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告天下肆赦加
恩命丁謂等脩崇奉儀注閏月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
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
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群臣上帝尊號曰崇文
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發明

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
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春秋繫王於天其尊無對
群臣之所瞻仰四海之所依歸故兢兢業業無敢怠
荒真宗以聖祖下降宣諭群臣則其惑世誣民莫此
為甚以萬乘之尊而效虛無之說惟誕不經殊無愧
耻深可醜矣遂使徽宗效尤仍至覆國惜哉故綱目
凡前史所載加號之事皆削而不書不予其妄也然
不書聖祖降而必書帝言聖祖降則不惟
譏帝之妄誕蓋所以明其必無是理也
廣義 唐太宗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至今以為明言
宋之真宗發此妖言妄語其亦異乎唐太宗之

見矣殆孟子所謂妄人是也以妄人而帝中國則是
黃屋中居一妄人耳安望其能立人極哉備書于冊
適足以發千古之笑

十一月以王旦兼玉清昭應宮使

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以丁謂為奉迎
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
宮以早為刻玉使
王欽若與謂副之

廣義

真宗狂妄人也既欺其天又欺乎人而又欺祖
宗則是閭閻走隸之不若也夫閭閻走隸尚知
天人祖宗之不可慢而况萬乘之君乎綱
目備書于冊所以遺真宗萬年之臭也

作景靈宮

奉聖祖也

發明

凡書作不宜作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真宗蔽固已深無益繼作前書作王清昭應

清昭應宮

宋真宗

共

宮又書作會靈觀此書作景靈宮竭天下之財而不恤歛天下之怨而不辭嗚呼節用愛民為國首務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費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以為後世作無益者戒耳於宋乎何誅

改孔子謚

以玄字犯聖祖諱
改玄聖為至聖

廣義

歷考太祖之先見諸史冊者未嘗有玄字之名者使果有之亦二名不偏諱何嫌乎此皆真

宗不經之說耳何以為訓雖然吾夫子與天同德惡在其為玄至哉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

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捕鰲蜀人龔羨者以鍛銀為業携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羨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喻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

也乃命他學士為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羨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于政外

發明

夫子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贊坤

無以資生萬物坤非乾無以資始萬物乾坤雖有尊卑其道相為一體夫婦之配義若乾坤故又曰有夫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春秋諸侯稱薨而夫人亦稱薨明其齊也然則天子立后當精遴選劉氏起於寒微安可麗體宸極母儀天下耶真宗以偏愛而立之失禮甚矣李迪正言切諫帝不能用惜哉故綱目直書立德妃劉氏為皇后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

廣義

觀分注載真宗立后之事則李迪楊億丁謂人品之高下不言可知矣

六年春正月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丑癸

六年春正月

禁內臣出使

干預公事

凡有干預州縣公事所
在官吏不以聞並罪之

秋七月除農器稅

知濱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帝曰務穡
勸農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並除之

發明

以肅紀綱恤民瘼所以安黎庶真宗禁內臣干
預公事除農器稅皆治國之善政

廣義

也綱目特舉而書之意有在矣
除農器稅細事也綱目記其
時而月之者美其重國本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獻天書于朝元殿

先是帝享玉皇于朝元殿判亳州丁謂獻芝草三萬
七千本遂詔扶持使趙安仁等奉獻天書于朝元殿

發明

上書日食下書獻天書則帝之不重天變為可
見矣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於乎
苟或人君玩其災變則是不能言而災異譴告以警君心

真宗自祥符以來敬天之心必虛誕之心多故雖災
異頻仍惻然無懼豈不深可惜哉比而觀之其義自
見矣

庚申

七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

先是詔親謁太清宮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
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加號太上老君泥元上德皇帝
孫奭上言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令德之
主邪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始于明皇且開
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非之作解疑論
以示群臣是月奉天書發京師遂朝謁太清宮丁謂獻
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曲赦亳州及車駕所
經流以下罪升亳州為集慶宮賜酺三日

發明

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不免為下然則
人君當以唐虞三代為法漢唐以後皆不足法
也夫以良法善政行於盛帝明王者後世多不能用
而驕奢縱侈之事行於昏君庸主之時者後世遵之
不遺此無他義利不兩立故耳真宗事事慕效唐之
明皇而乃強辯飾非驕矜自肆雖孫奭反覆曉告懷

真宗事事慕效唐之明皇而乃強辯飾非驕矜自肆雖孫奭反覆曉告懷

而不聽借哉故綱
目直書以著其失

廣義

德之主邪帝曰東封祀汾謁陵寢享老子非如
于明皇且開元禮今世所宜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而
非之觀此則知真宗飾非以拒乎顛者至矣為顛者
蓋亦曰然則姑以東封一事言之則始于秦皇也今
陛下專意東封必欲取法於秦皇矣秦皇抑豈令德
之主哉如此以告不知真宗何辭以答顛乎惟其不
爾此解疑妄論之所由作也孟子曰今之君子過則
順之又從為之辭
其真宗之謂歟

以應天府為南京

國初因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
河南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
府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
宮以奉太祖太宗聖像

二月還宮大赦。夏四月沙州入貢

曾守壽既殺延祿而代之至是死子賢順遣人入
貢詔授歸義節度使沙州自宗壽以來通使契丹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

知節素惡欽若之為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
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
節嘗於帝前願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
會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
擅超擢之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旦質之
且至欽若猶諍不已知節流涕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
府旦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當
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
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
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
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
川餘始嚴欽若知節併及堯叟

司空張齊賢卒

謚文定

以寇准為樞密使

王旦薦之也

契丹伐高麗大敗而還

契丹連歲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高麗不從乃遣蕭敵烈討之高麗與女真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

廣義

契丹連歲遣使高麗取地者此不務德義而徒欲勝人也其何以異于智氏之貪哉智氏亡而契丹免者智氏特甚焉耳

秋七月以王嗣宗曹利用為樞密副使。八月以向敏中

兼景靈宮使。冬十月高麗來貢。

自高麗王誦立遣使入朝為契丹所阻不通中國者累年至是詢復遣其工部侍郎尹證古入貢詔登州置館

於海次以待之

十一月玉清昭應宮成

初議營宮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製度宏麗屋宇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刻承柱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未幾帝親謁宮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以御容立持於則

發明

凡宗廟書成慢也宮殿書成費也祥符元年書作玉清昭應宮至是七年而始竣事營楹繁華制度宏麗窮極華美不限財力意財者國之元氣民之命脉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真宗土木之興彌年不息妄費如此其若之何蓋由一心之中蔽固已深云爾綱目書玉清昭應宮成所以譏其無益妄費傷財害民之失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戒

廣義

作此無益妄費之事文靖之言至是為益驗矣綱目月之而備書其實者垂戒後世也

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表群臣賀

發明

日食不應何以書所以譏諷也蓋日食不應曆官釋術不精而失之也非可賀者也分注言群臣表賀於乎人臣之事君勿欺也而犯之獻可替否直道不阿君德少虧犯顏諫諍乃職分之當然耳茲因日食不應上表稱賀是乃欺其君矣則將安用彼相哉愚以為宋庭諸臣皆婦人耳苟有丈夫之志者豈肯阿諛以欺君乎綱目於群臣表賀削而不書所以不予其佞也

戶部獻天下民數

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九百五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發明

唐天寶十三年戶部奏戶九百六十一萬有畸較之數戶僅二百九十餘萬至代宗廣德二年所奏較之天寶不能三分之一宋興至是五十餘年而戶

八年春二月淮浙饑

部奏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九百七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較之天寶三分之一擬於廣順十多五六真宗恃其戶口之數窮奢極欲粉飾太平殊不知比於天寶不逮遠矣人主可不以盈成哉為戒

發明

穀不熟曰饑記災也真宗溺於妄誕營建日興用度日竭故書饑而不聞賑卹之政其無意於民可知矣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然則崇妄誕者果何益哉綱目書此垂戒深矣

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

四月寇準罷

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沮抑帝方寵特聞之不悅謂王旦曰準剛忿如昔且準好人懷惠又

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已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容之準竟以是罷初準數短于

帝而固專稱準帝謂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

曰

帝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

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準中書有事逆樞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拜謝堂吏皆坐罰不踰月樞密院有事故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院而巳準大慙謝及罷準控人語里求為使相里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具道且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

廣義

準以使其相求王且而且不准深拒之而且攻發其陰私是何異於周顛之斥王導抑然伯仁受尊之亮子明被準之憾其機一也夫君子寧為伯仁子明之為而不願為準與準之所為也雖然伯仁子明無乃言之過歟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朝元殿火

崇王元徽宮火延及殿閣內庫有司劾遺殺事當死者雖有迹安知非天譴也帝欣然納之咸死幾百人

發明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六年書獻天書于朝元殿至是年而焚之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形於上真宗崇尚虛無而火及宮殿不亦異哉朝元之火安知非天書致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

廣義

真宗之作是殿為天帝設也天何不之監邪使為玉皇哉且王且既知其路安得不縱律曰故縱者作是殿為非矣曰既受其路安得不縱律曰故縱者與同罪然則王且之事真宗可謂功不掩過者歟

六月朔日食○秋九月吐蕃唃廝囉請伐夏州不許

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孛立尊為論通論通者國相也立尊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淫利鈴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眾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尊不協徙居龜川而立尊自居宗

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孛立尊為論通論通者國相也立尊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淫利鈴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眾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尊不協徙居龜川而立尊自居宗

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孛立尊為論通論通者國相也立尊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淫利鈴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眾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尊不協徙居龜川而立尊自居宗

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孛立尊為論通論通者國相也立尊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淫利鈴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眾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尊不協徙居龜川而立尊自居宗

唃廝囉吐蕃贊普之裔居宗哥城以宗哥僧孛立尊為論通論通者國相也立尊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與淫利鈴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眾益怨之唃廝囉遂與立尊不協徙居龜川而立尊自居宗

哥婁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乃戎王也
斷下不宜妄授止命為保順軍節度使
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始立文法
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許或生他
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王嗣宗罷○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

詠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言
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
政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
言不當造宮觀鳩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下
謂詠或陛下之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
斬詠頭置下之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
史稱張詠儻有大志尚氣節嘗曰事君者庶不言貧勤不言
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故所至以
政績聞帝嘗稱其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臨卒上疏
言不當造宮觀鳩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下
謂詠或陛下之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
斬詠頭置下之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

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初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世以鬼道教衆
及上清觀獨其田租自
是凡嗣世者皆賜號

發明

專賢育才以彰有德此治國之善政也
鬼道惑衆誠清朝之所惡者真宗召之赴闕賜

廣義

邪且其端虛無寂滅之教固無繫于國家之安危君
命之脩短况乎天師之說朱子之綱目譏之當矣尹
氏之發明攻之切矣臣故不暇論矣然而歷觀國君
崇奉之者不在乎願治之君惟在庸君暗主怕死求
生所以既奉其教于暗室羣漏之中復加其號于青
天白日之下其意蓋欲非長生不死即身蛻飛騰耳
噫君之微福者莫甚於真宗而貽禍于後世子孫者
亦莫甚于真宗而彼虛無之教卒莫之救也悲夫綱
目書此所以記真宗貽禍之實也後之
人君欲崇奉虛無者蓋以真宗鑒焉

丙辰

九年春正月以張旻為樞密副使

先是旻為馬軍副都指揮使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令帥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契丹大敗高麗于郭州

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獲其輜重而還

夏六月畿內蝗

帝遣人出郊得死蝗以獻因以示大臣明日執政遂袖死蝗進曰蝗盡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周稱不可後數日三府方奏事飛蝗忽蔽天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笑耶

發明

蝗乃食穀之蟲記災也畿內宋根木之地布有臣阿諛成風罔思匡救君焉源也臣焉流也其源察則其流清其源濁則其流汚必然之理耳君臣之間懈惰荒寧如此天之譴告亦未如之何也

秋八月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羌砦

瑋在秦州屢請益兵帝不悅聞李迪邊將誰可代瑋者迪曰瑋知秦州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兵赴瑋未幾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俟其至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自是秦州勢蹙退保磧中不出

廣義

曹瑋之敗吐蕃謝玄之屺符堅也一則以叔安負所舉而謝曹二公誠所謂公於所舉者哉

九月丁謂陳堯叟免以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參知政事任

謂謂公於所舉者哉

中正為樞密副使

彭年初入翰林為學士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向敏
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
符瑞圖進取耳已而彭年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
不參預詳練議制雖前世未有者必惟引依據以成就
之帝甚寵遇及升內閣而李崇諤卒楊億罷彭年獨任
事務叢委形神皆耗舉止失措至家人有不記其名者
廣義也觀王旦之告敏中則知其非不知符瑞之為妄
其志耳易曰比之無首凶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子明其有愧于此哉

罷諸營建

李迪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
下也帝深然之至是詔禁樂罷秋宴督諸路捕蝗遂罷
諸營造禁天下貢瑞物詔民能賑貧者
官之未幾得兩青州飛蝗多赴海死
發明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
厲鬼信斯言也真宗無益之作彌歲不止天意

甚矣民怨極矣而處之自如畧無戒懼茲因李迪之
言遂罷不急之務由是飛蝗多死兩澤適均豈非一
念之善而祥風和氣之應乎是以為人若者可不夙
夜祗懼律脩厥德而求保天命也哉故綱目特揭而
書之所以予其能悔也

廣義

總罷妄費禁貢瑞物即得雨而
蝗散洪範天人之應可畏也哉

天禧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

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
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
服其知人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

王欽若方狹待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會
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傳會
國事向處自異耶曾頓首曰若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
陛下不知臣篤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賈州刺史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盟

發明 會靈觀使非義之職也語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所從者義而已矣苟或非義奚可妄受時方挾符瑞以固寵而魯獨不受會靈之使可謂識中之錚錚者耳否則何以名之君子哉特書不受深予之也

夏五月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

早素羸多疾連年求解機務不許乃拜太尉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愈畏辟上疏固辭新命又託同列奏白帝重違其意止加封邑

發明 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復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譏其偽若王旦辭是職可謂真情不欺者矣善以美之非譏之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

旱蝗

帝以頻歲旱蝗國用不給問李迪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馬元

方為三司使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之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之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陰

秋七月王旦罷

早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且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早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秦季及且復力求避位帝閱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為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早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且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惟性剛褊更思其次早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又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明廷我十年作宰相

續綱目卷之二十三

宋真宗景德元年

四

九月王曾罷

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擇王欽若數請之曾曾市
賀皇居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士置其門賀氏
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
德望勳業甚大願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
觀使雖佛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惜且始被進用已
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職猶不能
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
起同知院事。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且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
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為如
何曰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群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
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
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
名薦之八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詰且門不得見

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且言之且曰且
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
問之且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明狀元及
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
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且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
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
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且曰承珪待此以獲且執不
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
留後且任事久有勞之者輒引咎不辨至是有過失雖
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
親調藥并箸預粥賜之遣內侍問者日至三四及薨痛
悼不已且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
也諸子欲奉遺令揚
億以為不可乃止

發明

前書以王旦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且既
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職僅書太尉
王清昭應宮使何耶狗名責實也且碩德重望為帝
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
相也白璧微瑕其美珠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
秋旱冬雷亦隨表賀此其所短耳故綱目特削其官

皇朝通志卷之三

宋史卷之三

三

止書太尉王清昭應宮使則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龍曉然見于書法之間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書之妄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

張曼罷

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五月京師民訛言妖至。

先是西京訛言有物如帝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得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漢衰時關東訛言行籌綱目異之。蓋訛言雖非乘之易於恐動爾人無繫焉。妖不妄作。真宗不脩國政。溺於虛無。訛言之事。宜其起也。即綱目之所書發。

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以觀矣。况京師根本之地。而有訛言之恐。豈不深可怪哉。

契丹以張儉為政事令

儉端慤不事外飾。為雲州幕官。契丹主獵雲中。故事長吏當有所獻。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實。願以為獻。因召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

六月以曹利用知樞密院事。彗星出北斗。

彗者何。惡星也。出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先事而著。真宗惑於邪慝。違道失德。紀綱紊焉。故天象曉告。示人之意切矣。

秋八月立子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

梁孟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郡王。就學于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為王友。未幾進封昇王。至是立為皇太子。

冬十月契丹伐高麗十二月戰于茶陀二河大敗。張知

白罷。知印與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罷知天雄軍。

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得天書于乾佑山夏六月王欽若

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

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論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釋

發明 宰相謀人之國當使中外尊安社稷鞏固百姓

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欽若為相坐海妖所出入而免故特書有罪以深貶之寇準入相初無所

豈準之全德元老四海共瞻宜不能力辭無謂之體而

表表傑出無可擬議獨於進退辭受之際處之未盡

故君子不為之惜綱目上書得天書而下書以

寇準同平章事又不聞有辭避之說若準者亦難免

於春秋之責矣

廣義 抑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四

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尚不可得天

何為常秉筆以示真宋和何上天之不憚煩也今焉

宋之若相以天為愚物而玩戲馬其褻慢之罪何可

勝誅至若寇公號為剛直而亦籍此以復進者其意

以為真宋意向惟此而已其聽命以就功名焉正張

不恤人言銳意其為而俯首聽命以就功名焉正張

蓋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豈惟蓋州之論為然哉
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之不若也嗚呼寇公豈真有
愧于蓋州而亦有愧于門生也由是知
寇公之剛特申張之剛耳何足貴哉

以丁謂參知政事

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
書萎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
官長拂鬚邪謂大
慙恨遂成讐隙

河決滑州

泛漚濮鄆
州徐瑋

秋七月群臣上帝尊號大赦

再見也
以天書

發明詩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潛不監不敢怠違
宋之君臣可謂疏遠荒亡者矣是時災異屢彰

民心全惑而群臣方少再得矣書上帝尊號於乎臣
欺主而不恤君受敗而不辭是亦偶人之類耳

上書河決滑州下書上帝尊號所以深著其惑

廣義

分注以天書再見故也考之天書見于大中祥
符元年正月又見于六月又見于十二月者由
於王旦也至若見于乾祐山者非他人也
由於丁謂寇準也趨流而源其義見矣

八月大會道釋于天安殿

凡萬三千
八十六人

發明

大會者集眾之詞真宗可謂愚惑之甚矣在氏
曰人君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園旋可則容止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
章少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蓋人君為天下之則故
其重何所取法乎真宗感於地岐蔽而不悟自以為
清朝盛興樂然行之殊不知貽笑於四海
耳豈不深可惜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京東河北水○彰德留後馬知節卒

知節慷慨以方畧自任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且詞色猶怒其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君相爾卒謚正惠

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立必同與為求制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殊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謝家門闌悄然開其苑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發明

十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華沉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羗戎畏懷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發明
帝有疾不視朝何以書重宗社也蓋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位不可以久曠矧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以主之書有疾不視朝所以為宗社生民之大感也故此書有疾以致其惜之之意後書疾瘳以致其再之之意

三月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敏中端厚沉毅識大體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
發明
自成平以來宰臣之卒得書爵者僅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自餘則止書三公之爵耳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雖書景靈宮使而特具其爵如此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續通志卷之三

五

發明

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此所以為異也禮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而無所不周而無所不遺微小真宗感讒邪而不察棄厥德而不脩逆氣所感而致災異宜矣綱目所書災異固多然未有書兩月並見者天無二日豈有二月之理蓋由帝德不明乖違和氣以致陰陽失常顛倒錯亂月乃陰魄借陽以明二月並見則是陰盛之極與陽相抗君道之虧莫明於此矣故綱目特揭而書之以為後世不重天變者戒

高麗求成于契丹。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准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安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請准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新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連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耶迪乃受命

賤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徵服夜乘犢車袂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未諱天書妖妄事遂賤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賤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發明

嘗觀君子小人之相反何也。義利理欲之間而也。義利不兩立。理欲不並行。彼進則此退。此存則彼亡。乃必然之勢也。真宋以李迪謂並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也。何異義利理欲之不容並行乎。然謂之謂賤冠準正猶陰之剝陽自一而至於二。則不識孤死兔悲之義。高蹈遠引以避小人。之難反與之較遠。近一字之失。不亦愚耶。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冠準不識幾微。昧於進退。不為無過。故書賤而削去其官。嗚呼！自一賤而至再賤。而再賤而至三終至客處。其亦為賢者惜之也。其亦不可惜哉。綱目書此。

廣義 詩曰：衛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斯人也。豈好貧賤而惡富貴以逃之哉。誠以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安有得之。不以其道而反。以其道得之者。哉。是必不然者矣。觀夫冠公挾天書以進。是其得之不以道也。況乎丁謂小人冠公稱譽之者。豈非慮其間已邪。夫既譽其為人。復鄙其拂鬚。果何術哉。殊不知小人投間抵隙。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況已進身之不正。邪故卒

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

起曹瑋罷。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特遣使捕朱能。能擁眾叛。未幾殺。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日中何父不見。冠準群臣畏謂威莫敢對。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

廣義

大抵小人虎狼心也。寇準慮謂之。諛而因以稱譽之者。養虎也。鄙其拂鬚者。道患也。養虎遺患。奚能免乎。春秋之責微顯闡幽斯為得矣。

九月帝疾瘳。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無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網弄權。松林特。演以皇后姻家。準特子殺人事。寤不治。準無罪。遠適。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帝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嘗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嚴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側面。不敢與。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寡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

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楊億所識。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真宗彌歲寢疾。今喜疾瘳。則是一日萬幾。得以親覽矣。丁謂擅權。李迪劾奏。帝既不能分。別是非。付之。不問。然帝忠邪之分。不可辨。好惡之心。用不能公。為。劉筠不易。前制更求補外。其罪欲與姦人。用事之心。可見矣。故書嚴而下。去其官。罪累上也。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發明。治天下者。莫如辨忠邪之分。能辨忠邪。天下治矣。禮曰。好賢如縞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濇。而民作願。刑不試。而民咸服。真宗彌歲寢疾。今喜疾瘳。則是一日萬幾。得以親覽矣。丁謂擅權。李迪劾奏。帝既不能分。別是非。付之。不問。然帝忠邪之分。不可辨。好惡之心。用不能公。為。劉筠不易。前制更求補外。其罪欲與姦人。用事之心。可見矣。故書嚴而下。去其官。罪累上也。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大抵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也。易進而難退者。小人也。觀丁謂對真宗之言曰。非臣敢爭。乃迪嘗臣耳。由是而知。謂誠易進而難退之小人也。小人在朝。君子不幸。此外。劉筠所以力請補外。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筠其有焉。

詔太子參議朝政。

續編皇朝卷之三

宋高宗皇帝

五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太后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若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右深約焉

以馮拯同平章事

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朔日食。九月吐蕃唃廝囉來降。冬十一月賊王欽若為司農卿

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賊以不書有罪宋財之不發明罪也夫不得乎君則熱中與固小人之常態也

壬戌

乾興元年春二月群臣上帝尊號

聞上思之語即為輿疾至京功名之心何其急耶不料墮下謂之計中乃皇恐而伏罪於乎小人之欲害君子殊不知反為同類所害是亦天理之昭報而毫釐之不差耳此綱目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權衡也

發明

君以知人為明臣以盡職為忠斯可不愧是名也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當時堯曰帝堯舜曰帝舜而未聞有尊堯之稱然治隆俗美安富尊榮何後世尊號雖多而治道不逮於堯舜乎真宗之世三上尊號綱目皆書而不削者所以深罪當時而垂戒後世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為

皇太后赦

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

國家否運，無權猶足示後。且增咸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和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欲犯楊氏，為皇太后。兩府議太后臨朝，議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臨朝，議曾請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官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胡一注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沈。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馬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欲若之好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亦不踰。人敗之矣。呼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此夫。

胡

廣義

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沈。子而沈之賢為最。祥符以後，王欽若、陳堯叟、馬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欲若之好邪，為最。雖有向敏中、李迪，亦不踰。人敗之矣。呼以數君子成之，不足以此夫。

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欲若之，為最。邪為最，以為相道之。關于君德者如此。噫！二公之論固為當矣。然亦未嘗探其本也。蓋當真宗欲興妖妄之時，其意以為相臣德高望重者，惟王旦一人而已。王旦不言其非，何憂乎諫垣何慮乎史氏何畏乎廷直言之士哉。此所以暗賄美珠以緝其口也。且於是時若曰：君賜固不敢違君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群臣必將衆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為之替。消默奪矣。獨一欽若何能為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為妖人之倡，致使其君取笑于當時。胎禍于後世。遺臭於萬年者，且實為之也。嗚呼！且能輔君德于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祥符之後。若且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夏四月，賊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蘇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惟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

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借之而已爾
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
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部
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
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
於庭升階復宴至莫乃罷

廣義

即欲殺準者慮其復起而奪之位也故自四年
七月賊準知相州以為相州非準之死地故於是年
八月復賊道州司馬又以為道州亦非準之死地故
又於五年復賊雷州司馬又以為雷州之賊何
謂極矣準或不死將若之何故賜劍而迫其必死何
其殘忍之若是邪雖然準於是時將焉處之曰知謂
之將用即便投老山林角巾私第口不言當世之務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焉往而不得其所哉又安可俟
其貶斥而至於勢不可為也或曰準之功業偉矣準
亦疑有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彼天書何等物
也準則籍其復進懷政何等人也準則聽其附已君
子立身行己之要務無術其信然矣
張益州謂其不學無術其信然矣

六月契丹遣使來吊祭

契丹主開帝崩集藩漢大臣舉哀遣那律僧隱等來弔
祭置帝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
樂凡國中祀帝
諱者悉改之

發明

契丹弔祭遂書遣使進之也弔祭中國禮義之
事契丹能行是禮故特進之見君子樂與人為
善矣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
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
石與不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
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
允恭曰第移斂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
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
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
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

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
石相半繼之以水眾議日喧謂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請待命謂既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白陵下還以
其事聞詔問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
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策議遣王曾復視曹選請獨
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
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自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
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
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
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營奉先帝陵寢
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丞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
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
察其姦以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
雖有罪請如律議功魯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
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
故事黜宰相者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
堂而諭天下以
極為山陵使

發明

允恭包藏禍心擅易陵寢其惡甚矣故直書伏
誅以正其罪丁謂身都宰相職使山陵不能禁

過反與通謀中正附會茲兇極言救解此皆同惡相
濟厥罪惟均故書免以見其可免者也然何不著其
有罪所以譏其罪重罰輕云爾安有私通內侍擅
移皇堂而僅免官而已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
廣義 臣意丁謂之惡必破懷宋人之國而後已不意
未盡陰使其所為如此年或曰謂之黜廢恨不得其
罪之正曰不然小人之廢死不當問其罪之正否譬
之蒼蠅或長熱灸或被人之廢死不當問其罪之正
得其死而快人心目即為幸矣又何暇深究其所以
哉然

秋七月朔日食幾盡

發明 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綱目書日食多矣未
有考日食幾盡者日食幾盡則君德之虧昭然
矣是時主火國疑太后專政觀日食之應則當時政
治之得失斷可識焉人事感於下天變見於上未有
人事不感而天變生者氣致
祥乘氣致異詎不為之益信哉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嘗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

魯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邸家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止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益思念之也

廣義 祈奚之薦祁午謝安之薦謝玄曹彬之薦曹瑋或曰嬖疑之際非聖賢皆可避之如此則四子皆聖賢矣曰不然其心公而已矣四子之心之公獨得聖賢之公心者歟其他未之知也

丁謂有罪陞崖州司戶參軍

初父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速繫德妙內鞠問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吉記老吾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故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名恭數至請傳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妖誕遂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崖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候謂行遠乃已謂幾敏有智謀儉校過人乃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于洛守劉焯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焯會眾僚時達之焯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太后與帝見之感則家徒雷

發明 小人於進用之時私意橫流天理斷喪寢淫而身戚性者故曰惡積而不可解罪大而不可赦未免不預交通文巫按問得實正名抵罪故直書有罪以絕

之皆者謂賊寇準為雷州司戶而謂亦為崖州司戶
丁謂道出雷州寇準蒸羊相贈是則天理昭報捷如
之傾陷善類者可不以是為鑒哉
廣義音者丁謂之陷寇準發朱能天善妖妄事以按
之如出一律可恠也夫綱目於準不書有罪而於謂
書有罪者輕重之權衡也嗚呼謂之持準何其刻準
謂觀過知仁於此可見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發明 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載于大經之中者然也值
斯之時真宗崩作宋立雖云勿冲然已餘韶亂
又非赤子無知之比古有推遺腹朝委裘而天下治
者以名分素定故也仁宗豈遺腹委裘之主耶知承
明天子聽政之處非女后所當御太后樂為晨牝更
非其據倖禮甚矣嗚呼女后臨朝漢唐陋習來自太
祖以來家法頗正遠過漢唐而至此所謂家法者字
不為之掃地哉故綱目特揭而大書于策所以深譏

譏

當時而垂
戒後世也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發明 天書妄誕之事乃先朝之痼疾以之殉葬夫復
何說於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且天
下之事莫大乎理有是事而無是理尚不足信况無
是事而無是理乎真宗惑於邪罔設齒而不能悟尚
或繼世之君能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以正王
法可也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媾寇準
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
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
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
惟演將慮及已因拚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
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
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諭年入朝
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

賈明

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
取白麻庭殿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勲貴文辭清麗
名與湯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
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
求入中書為
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來附。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給兗州學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
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
從之諸州給
學田始此

廣義

設學養士古制也學田其饒康歛書給兗州學
田者以見前此未嘗有而他州亦無也辭雖若
實寓焉

帝初御經筵

儒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
初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衣詔雙日御經筵自
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
矚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發明

既乃適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鼉暨厥終周
顯爾惟訓于朕志周武王訪于箕子曰於乎箕子惟
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序古之聖
王好學如此所以國祚茂隆於悠久也仁宗即位之
初首御經筵以親文學其志誠可尚已蓋由王曾諸
賢之為相爾特書
曰初深予之也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

